

编者按

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红彤彤的柿子像一盏盏灯笼挂在枝头，焕发生机；还有那悄悄绽放的桂花，袭来一阵幽香，涌上几分乡愁。本期精选3篇文章，愿你在辞秋迎冬的日子，捕获最后一抹秋色。



## 桂花飘香

文/高低

秋风轻拂，带着几分凉爽与温柔，桂花便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步伐，悄然绽放于枝头，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在这幅秋日画卷上轻轻点染了一抹金黄。桂花，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它不像春日里桃花那般娇艳欲滴，也不似夏日荷花的高洁脱俗，更没有冬日梅花凌寒独放的傲骨。桂花以其独有的质朴与谦逊，在每个秋天静静绽放，仿佛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低调而深邃。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言：“不是人间种，移从月里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

郁达夫在《迟桂花》中，更是以细腻的笔触写道：“桂花开得并不早，迟开的桂花，在秋阳下，比起早开的颜色更觉鲜艳，香气也更浓郁。”今年的桂花开得尤为迟，难怪香气更加醇厚，仿佛每一缕香气都蕴含着时间的沉淀。

桂花之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不似玫瑰那般浓烈张扬，也不及茉莉的清新淡雅。桂花香，是温婉的，是含蓄的，它仿佛能穿透喧嚣，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每当秋风拂过，那细碎的花朵便随风摇曳，释放出阵阵幽香，如同老友的低语，又似母亲的怀抱，温暖而又熟悉。这香气，似乎有魔力，能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沉醉于那份宁静与美好之中。

走在小区的小径上，两旁桂花开满枝头，金黄与翠绿交织，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秋日风景画。我拿起手机，试图捕捉这份美好，镜头下，每一朵桂花都显得格外精致，它们虽小，却以集体的力量，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仿佛也将这份香气永久地封存了起来，成为日后随时可以翻阅的温馨记忆。

望着这满园的桂花，我不禁想起了儿时的家乡，那里也有一片桂花林，每到这个季节，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的香气之中。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会兴奋地穿梭在桂花树下，尝试着采摘那些最香最甜的花朵，虽然总是弄得满手花香，却也乐此不疲。我们还会用采来的桂花做各种小玩意儿，比如编成花环，或是夹在书页间，让书香与花香交织，成就了一段段童年的美梦。

提及桂花，脑海中还浮现出几个熟悉的名字：王桂花、周桂花、钱桂花……这些平凡而又亲切的名字，如同桂花一般，朴实无华，却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他们或许是我儿时的玩伴，或许是邻里间的长辈。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带着一丝桂花的香气，那是家乡的味道，是记忆中最温柔的篇章。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曾借桂花之香，描绘了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和谐，仿佛那香气能穿越时空，触动每一个读者的心弦。

如今，人在异乡，每当桂花飘香之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那是过往岁月的怀念，也是对家乡深深的思念。桂花飘香，不仅飘散在空气中，更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田，成为生命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线，让人在岁月的长河中，总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温暖与美好。

## 柿子红了

文/耿艳菊

老屋门前有棵很老的柿子树。老屋所在的院落，太奶奶住过，奶奶住过。那些年月里，老屋翻盖过两三次，每回都觉得柿子树占地，但最终都把柿子树保留了下来。

的确，柿子树能长到如今很不易。柿子树长是老屋门前靠左边一些，再往里一些就是厢房，厢房和老屋之间是一个过道，再往里又敞亮了一些，搭起了一个储物棚。有时往储物棚放一些长点的木头或沉一点的农具，因为要经过柿子树那头，架子车又进不去，放到储物棚就有点困难了。

那年，我五岁，小姑姑在南边的压水井旁洗衣服，我就在旁边玩跳格子。爷爷奶奶五六十岁的样子，还种了几亩田，打理着一个小菜园。有一回，爷爷奶奶抬着一根很沉的木头往储物棚走，爷爷在前，奶奶在后，爷爷走得快了些，跟在后面的奶奶踉踉跄跄，不知怎么被柿子树绊了一下，摔倒了，木头就砸在了奶奶的腿上。小姑姑带着两手肥皂泡飞快地跑向摔倒在地上的奶奶，我吓得哇哇大哭。一向沉默温厚的爷爷怒斥说，必须把柿子树砍了。

奶奶腿疼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前总是风风火火的她，那会儿走路也很慢。可是，她笑着说，是我自己不小心，不关柿子树的事儿。在她苦苦劝说和保护下，柿子树又留了下来。

听奶奶说，柿子树是太奶奶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太奶奶喜欢吃柿子，喜欢柿子的甜蜜，更喜欢柿子的寓意，柿柿如意即事事如意。她带着这样美好的愿望和一棵柿子树踏入了新生活。

我没有见过太奶奶。小姑姑告诉我，太奶奶是一位温柔的老太太，幽默风趣，待人和善，很爱吃甜食，尤其爱吃柿子。但是只有到了霜降满枝红彤彤时，她才让摘柿子。“秋分柿子如瓜皮，霜降柿子软如泥。”太奶奶总是这么说，对再喜欢的东西，也要有等待的那份耐心。

那时，胡同里邻居家的院落都没有柿子树。孩子们爬上柿子树摘了柿子，太奶奶都要给邻居们送去，她还会说一些霜降吃柿子事事如意的祝福语。送完后，家里所剩不多，她又会先让孩子们吃。盼了一年的甜柿子，她自己最后能尝上一个就不错了。多年后，我回到故乡，从前的老邻居聊起太奶奶，言语中总是充满敬重和怀念。

等到奶奶成为老院落的主人时，邻居家的院落里差不多都种着柿子树，红彤彤的柿子也不再是稀罕物了，但奶奶依然会遵照太奶奶的习惯和嘱托，霜降时节摘柿子送给邻居们。邻居们也会把自家柿子树上的柿子送来奶奶家。这种邻里往来的温厚习俗，一直延续到奶奶离世。

奶奶离开后，每年的深秋，我总觉得生活里缺了点什么。一次，我路过一条胡同，见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一棵红彤彤的柿子，明丽温暖，老老少少一群人正在柿子树下嬉笑欢闹着摘柿子。刹那间，我的心底有种豁然明明的感觉。

其实，奶奶并不喜欢吃柿子，却在院里保留下这棵柿子树，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奶奶是喜欢深秋时节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的明丽景象，它把素朴的院子照亮了，把贫苦的生活照亮了，给人心底铺上了一层温暖。

此后，我和小姑姑约定，每年霜降柿子红的时候，回到老院一起摘柿子，像太奶奶和奶奶一样给邻居们送柿子，将这份美好延续下去，尽管岁月即将寒凉，也能在心底铺开一片像柿子一样的明丽温暖。

## 一叶知秋

文/汪志

听，风是柔的；看，云是淡的；眺，天是蓝的，又到了最令人向往的秋日。在长长的林荫小道上，三三两两的秋叶不时飘荡而下，积成一片金黄色的海洋。古人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落叶是秋天的诗，带来了秋的气息，秋的美妙，还有秋的思念。

我弯腰拾起几片秋叶放在手上端详，顿觉一股凉意，秋凉来了。“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宋代大诗人苏轼的这首诗，不禁让我感受到，秋风瑟瑟时，万物都换了面貌，五彩缤纷的秋叶，又是一年秋梦时。而独喜欢秋天的我，更珍爱这一年当中最让人舒服的季节。

虽然秋风萧瑟落叶尽，秋殇离落悲凉至，浅秋固然是萧条的，我偏偏唯独喜欢秋的沉淀、秋的静美和秋的硕果累累。此时，沏上一杯茶仰卧在窗台边，听着一首老歌，独守静寂时光，灵动于旋律飞舞的境界，任思绪自由飞扬，伏案走笔，写下那心之一隅的感悟。翻阅已深藏的片段，文字间总有一份细腻的情感，生活中的几分欢喜，几多寥落，几许忧愁，在心里多了斑斑点点的回味，总是那么难舍难弃。我总喜欢用一些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以及对人生的所思、所悟。

千树万树的红叶愈到深秋，愈加红艳，远远看去，就像火焰在滚动。枯黄的落叶，一片、两片，轻悠悠地飘落在水面上，像无数只小船，顺风慢慢地荡走。秋风吹拂着落叶，或是看尽了这一年里花开花落，内心不禁暗自感叹一段生命历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就这样，捻一枚落叶，轻蘸笔墨，寄一张深秋的明信片给岁月，有对闪耀枝头的欢乐，有对生命的遐思和感悟，亦有对流年感恩和珍惜；就这样，携一颗素简清澈的心，将一腔暖暖的心语，谱成一首首深秋的诗篇，随风摇曳。坦然、恬静，让深秋的时光承载着岁月，在这不暖也不寒的季节里任其流淌，如同这个秋天在落叶飘零中渐行渐远。

树与叶还在绵绵不断诉说着往日的情丝，而不久的初冬，即将坐在岁月的年轮上。一抹抹记忆中的花香，一片片飘落的花瓣，丰满翠绿欲滴的绿叶，都留在了逝去的年轮里。秋天开始，万物都在为过冬做着准备，该飘零的飘零，该潜藏的潜藏。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冬是孤独，夏是离别，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唯独秋，渗透所有的季节。”秋天，宛如一首清雅淡然的诗词，几分落寞，几分沉着，在万籁俱寂中，闪耀着独特的魅力。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曾为书斋题联“删繁就简三秋树！”意为画兰竹易流于枝蔓，应删繁就简，使如三秋之树，瘦劲秀挺，没有细枝密叶。

在我看来，人也应该为自己做减法，春夏秋冬，四季交替，时间轮回，没必要不舍更无须忧伤。虽然秋即将落幕，初冬快要登场，但生命的过程仍在延续，下一个轮回将会风景依然……

清秋有梦，落叶成诗。秋叶，缤纷了岁月，唯美了秋天，在这如诗如画的人间最美季节，总有一片落叶，丰盈了秋的诗情画意，陶醉了你我的心田！

